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一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
十日庚午盡其日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及皇太后歸自金國
入楚州界

金國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后邢皇后還
邢皇后中途上僊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初
皇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皇后殿中相叙為姊妹約先
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
幸故二人相得甚歡徽宗北狩二人皆從及金人欲還

太后也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與天眷相別貴妃謂
高中尉今去江南往復萬里輒有酒一盃為勸如何高
中尉許之貴妃遂出黃金五十兩勸酒一盃高中尉辭
金貴妃曰且與中尉路中買果子此不足為禮也願中
尉照管善抵江南高中尉受之貴妃曰姊妹有生死之
別欲舉酒一盃以送行人如何高中尉許之貴妃乃舉
酒以勸太后曰姐姐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
保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於此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太
后舉手接盃欲飲貴妃一手執盃而復縮以一手止之
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語太后曰如何貴妃曰姐姐到快
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貴妃方
授盃太后執盃飲醕大慟哭不止天眷之在旁者皆哭
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時官吏迎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
既入境即登御舟晨夕倍道而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
者踵相接也

車駕如臨平鎮迎皇太后

車駕如臨平鎮奉迎皇太后也是日上入幄朝見宰臣
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儀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
淚濕龍綃軍衛驩聲動天地父老童稚携持夾道擁觀
以手加額咸感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驩如此
也初太后見將相大臣班列于道顧左右曰孰是韓世
忠虜中皆知其名左右指世忠太后嘉歎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車駕至自臨平鎮

金人遣使來聘送梓宮及太后來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徽宗皇帝梓宮至自金國

蔡肇北狩行錄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子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欲將軍

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不覺泣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諤又散幹高不作會城南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涕零毅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之謂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

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壓不可為在此間頗改舊制自燕京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肇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

劫思有以少助繼天之祚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
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
有未至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
京初大金軍至誠下以議上高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
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翼
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 應皇族盡出
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
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為宰輔奉使不死國
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盡忠於本朝則何
以効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民心不從既而太上北
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偉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

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於
其間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
書曰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
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
今某聞唯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
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已
任故有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
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臯夔稷契之
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
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
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黃

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
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沙陀以雪國耻又匈奴
冒頓單于圍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
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帝得歸
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
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
律德光貴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
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
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
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里相去遠哉光皇帝初理兵
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光皇帝約為

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選懦
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
之初深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
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
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
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
保國活民為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
炭而終為它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
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
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我伏惟左右以命
世之才當大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為趙

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甚幸甚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纒纒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時一閱目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出而寓焉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儻曰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儻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

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儻因奏事太上謂曰此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所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探其華竇探汲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

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寢陵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起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仲晷主管

御名宗職事宗室中

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它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闕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齋行適卿等皆棄捐父母妻

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
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
申明金匱乞給賜衣物從之闕澣濯之衣太上皇后進
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
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乘舟
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減落
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
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日朝
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
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
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

吏等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
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
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者太上聞之降
誥戒飭曰艱難之際檢廟諱為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
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災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
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焉而今而後戒
之廟諱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聞恣
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
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
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剋太上曰羈旅它邦不欲口腹罪
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字董八曷打下通事慶

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乂請板勃極烈夫人致書于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祗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官應命不敢輒留好學不捲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

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於靈武披肩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禔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儻是日聞之於韋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翼日遣儻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孛董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儻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儻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

親至愛之間捐軀効命正在今日儻身以貫高自處願
諸公盡力以狗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慨慷
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
勘問太上遣植同儻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
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棣
駙馬都尉向子扈內侍王若冲同儻實從之再三力懇
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儻所寓之地而引問馬羣
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
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陳
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
之使歸儻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

詰荅曰老夫自聞男樛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
反求諸已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
寡過悔尤願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
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
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
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况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
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
予平日待蔡儻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
而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已而能虛懷
納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

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寧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数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輟膳思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條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

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群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行宮一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公燒者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容應辦宗室仲啓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關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此輩何辜至于是今李括宣諭蔡條草表一通後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于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其未有人詢之蔡條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

將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群臣不以大小未嘗名
呼每有遣使則溫頴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
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昇炎
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別集好
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
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予皆在繫維之
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瑄張堯臣詢
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
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十二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
午盡十二月十六日甲戌

皇太后迴鑾至行在

車駕至自臨平皇太后還宮滿城士庶夾道聳觀皆以
手加額驩聲洋溢太后居于慈寧殿宰臣文武百官上
表稱賀亦有獻賦頌雅歌稱美聖德者令中書舍人程
御名厚第其高下御名厚以建昌軍進士童藻為第一

知真州張昌為第三進士陸渙為第四昌特轉一官進
士免文解一次太后嘗許金國劉皇后首飾頭頭面珠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翠之屬緣誓書不遣使秦檜乃親作書與知盱眙軍
向子固令差信實官員往泗州傳語安撫周企令具奏
達候至遣賀正使何彥良行即附行子固遣錄事參
軍孫守信至泗州見企語之企初不諾守信力言之企
乃即時具奏附走馬天使行

九月五日甲午參知政事王次翁為報謝使使于金國邢
孝揚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六日乙未孟忠厚以樞密使為山陵使

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
加寵於戚里矣

秦檜加太師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
業曠時真宰為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
遠慮獨先定於規摹力輔眇躬通成大國荷上天之從
欲成愛敬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
用告大昕之朝具位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
于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蚤
中異科之日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于艱難正程嬰存
趙孤之比平生仗乎忠信見子卿思漢室之深謀皆予
同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
廟笑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為必
歸蓋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施而欲得龍輅來返視西

洛以寓永固之靈鶴馭權迎肅東南以極慈寧之養庶
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寵封拜維垣之貴併加
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
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為師成王之勲所以集永惟耆德
無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梓宮及太后還故有是
命

十三日壬寅大赦天下

門下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上窮悔禍副生靈願治之
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
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軺許御名盟好來存發者萬

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
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用又慶來從
於天上澤周浹於人間橐弓矢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
刑罰而薄稅歛庶用還淳宜均惠術之施以侈有邦之
福可大赦天下於戲去兵而未嘗去信蹈前古之格言
寧親而有以寧神懋大君之至德惟比屋克躋於仁壽
在庶政宜尚於中和其一心輔弼之臣暨百世文武之
士交修不逮永孚于休

王俊知洋州兼沿邊安撫使節制蓬州軍馬

王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又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所
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以

其安妻其子常厚遇之是年卒于郡

張中孚加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彥靖海軍節度使金人索張中孚中彥秦檜欲還之故加以官爵

朝廷又書

某啓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辱惠問感荷契受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弊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

奪鞍馬又縱群寇攻縣道殺官吏去虜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文仍戒公路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收接投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御名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自己就報謝使副齎書信布叙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以別修報書向寒切冀倍保鈞重不宣

十月楊愿假戶部尚書賀正旦國信使何彥良假奉國軍

承宣使副之

秦檜以張中孚張中彥歸于全國

十一月五日癸巳樞密使張俊罷為鎮洮武寧泰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清河郡王

張俊為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邀言其罪邀上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握兵于上流他日安生禍生不可測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為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乃罷為醴泉觀使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邀字遐舉嚴州人

八日丙申臣僚言沮撓和議者

秦檜欲深趙鼎等罪未有名以處之乃令臣僚言鼎與王庶曾開李彌昔年沮撓和議事鼎更不量移彌遜曾開並落職庶已卒於道州矣

十三日辛丑劉光世薨

中興遺史曰劉光世以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居于温州太后還宮大臣俱入賀光世已病九月扶病赴闕上宣醫療治光世病篤乞致仕進太傅辛丑薨于臨安之賜第年五十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賻銀二千兩絹二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欵勅內侍李存約護其喪事上親臨奠增子孫之秩官其親族未命者八人光世妻

三朝北盟錄 卷二百二 五
向氏就請曰光世遺言姪祖禮曾獲父解可以為文官
乞改文官上許之

林泉野記曰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也善騎射有膽勇
稍通書史莊先孫吳之學從父與夏人戰常身先士卒
屢擒酋首敵頗畏避童貫才其人朝廷亦加眷宣和二
年方臘反於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
意戰多勝數郡之民皆為立生祠臘敗走入清溪洞光
世遣謀察知其要險與楊可世遣江並進擒其偽將相
送闕下遷團練使從童貫收燕山後沼州張敵聚眾數
十萬陷州縣光世擊斬之除鄜延路副總管金人犯闕
光世以兵勤王聞虜退乃還及虜再寇光世率兵眾萬

餘入援淵聖命內侍陳

廟諱

督進師光世聞京城失守

不敢進項之至濟州謁康王即位為御營使司都統制
彈壓京城乃往西京保護陵寢後還行在宗室叔向領
兵謀亂光世奉命擒戮李忠陷襄陽遣喬仲福擊斬兵
降其弟孝義內侍康履等用事光世曲意迎奉加奉國
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點一行事務張遇據池州光世
輕敵徑進為遇所敗會王德來援遇走江州兵敗復自
池州順流下真州光世躡其後遇至揚子橋乞降于行
在李成將史亮陷宿州寇淮西光世戰屢北後亮敗伏
誅李成奔東京擒其將王宜等五十餘人收其兵數千
還加檢校少保虜入揚州光世兵潰走至建康止有眾

百餘得統制王德兵五萬軍復振苗劉廢立光世勤王
 加太尉御營副使范瓊死命光世撫定其眾分隸諸將
 靳賽反于揚州王燮屢戰無功光世往乃降後屯軍江
 州金人犯興國軍光世不能援隆祐太后趨虔州虜遂
 取洪吉諸郡而退光世遣將王祐躡其後擒數百人命
 王德擊斬賊趙萬于袁州又命靳賽王德討擒妖賊王
 念于信州又命王德斬邵譚袁關索劉文舜于饒州遣
 靳賽張世忠招降河北賊鄺瓊并眾五萬光世來朝除
 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
 度使改武寧軍王德敗虜于揚州俘五百餘人虜圍楚
 州光世畏其眾不敢援紹興二年加寧國軍節度使三

年加檢校太傅移軍建康又移池州四年冬虜及劉豫
 南寇將鄒檠敗虜于泗州光世退師建康王德敗虜于
 滁州桑根田清敗之三岔河王世忠敗之滁州王師晟
 敗豫于潁河口鄺瓊敗虜于壽春靳賽敗之廟諱縣王
 德敗之和州侯動山敗之滁州闕一字晞敗之來安縣
 王順敗之泗州白柱坡魏泰敗之白沙山五年郭進劉
 宏敗之清流縣皆光世部曲也加少保是秋遣將華旺
 敗豫于光州六年加太保靜武寧國軍節度使淮西太
 平州宣撫使軍于廬州克壽春縣是秋命王德靳賽敗
 劉豫兵于滁州滁口王德鄺瓊趙四臣又敗之安豐斬
 級三千豫命子麟以二十萬眾寇廬州光世退師而劉

三才五經 卷三十一 七 聖世齊書
猥為楊沂中所敗麟聞之遂望風遁去光世自率數騎
逐北至壽春縣遇豫將雍興自安豐來援幾殆光世還
率靳賽兵敗雍初豫之入寇都督張浚約光世止軍廬
州豫兵勢盛光世密白于宰相趙鼎乞退屯鼎降樞密
院檄令退守太平州浚怒遣向子諲督遣復還于廬後
浚還朝言其事故鼎乞出會光世軍帑在太平州為火
所盡亦請開得太乙宮使罷命呂祉節制其軍未幾鄜
瓊殺祉盡驅諸軍叛降劉豫九年金人歸我淮南之地
加和衆輔國功臣陝西五路宣撫使雍國公與弟光儀
不協密令言者暴光世罪罷宣撫授萬壽觀使十年虜
叛盟入寇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率李顯忠李貴步

諒之衆守太平又徙池州十一年虜犯淮西光世命崔
臯敗之舒城縣項之諸帥皆罷兵柄光世復萬壽觀使
朝請于行在宴居以聲色自奉十二年正月薨年五十
四上親臨奠贈太師謚武僖

十四日壬寅知福州程邁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
平觀

程邁劉子羽之罷臣僚章疏也邁在福州會金人來取
宇文虛中家屬皆在福州其族謀欲留其一子為嗣邁
堅執不容遂並遣行後全家良殘無老幼悉遭金人誅
戮哀哉

王勝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先是張俊岳飛以樞密使副往楚州撫諭諸軍也王勝為中軍統制或有譖于俊者謂勝欲殺俊俊憾之俊還至鎮江府以事責勝送建康軍中自效是時王德權管諸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協又殺勝至是德見勝而喜曰我為王夜叉汝為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以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樞密勝漸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藏于家一日世忠具筵會招王醫師繼先飲醢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十二月十四日壬申王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德通遠軍人從劉光世為前軍統制自陝右勤王建炎初從往江西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輕進為敵所乘德救之免進追至江州敗遇軍中服其驍勇號王夜叉三年從敗李成於淮西擒其將王宜等五十餘人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百餘人德引眾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來攻德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檢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斬首餘眾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來復讎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特育一家耳又盡以育一軍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請死戰賊敗和尚為鄉兵所殺盡降其眾德乃

引殺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光世分為六軍軍聲復振
光世復辟命德追苗傳劉正彥至信州與韓世忠將官
同在那守坐因話語言不相中欲刺德德殺之郡廳又
殺其下十餘人至福建遇世忠欲聞世忠避不與校訴
于朝德坐罪編管江州光世為御營副使駐九江起德
為統制金人渡江德拒之敗於興國四年擊斬趙萬於
袁州劉文舜邵譚袁關索圍饒州誘之入城皆戮之妖
賊王念九衆二十餘萬據信州之貴溪弋陽縣辛企宗
累月不能克從光世一戰俘念九從光世軍鎮江金人
據楚泗德頻與戰於高郵邵伯之間紹興初降海寇邵
青初泰州二年執郭仲荀於揚州送戮之呂頤浩為都

督也前軍至潤州丹徒反德追至建平殲其衆累加中
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四年虜寇淮南德敗之滁州桑根
又敗之和州六年同斬賽敗劉豫兵于滁州渦口又同
鄴瓊趙四臣敗之安豐斬三千級又從光世敗劉麟於
廬州七年光世罷兵奉祠以宮社節制其軍德為都總
管鄴瓊王世忠不平訴德于朝德亦言諸將驕慢工命
德以本軍歸而瓊世忠果敗降于劉豫德軍建康張俊
每以禮幣厚結之德以兵八千歸于俊八年俊為淮西
宣撫司銳勝軍統制十年金人叛盟光世起為三京招
撫使復請德隸其軍德不應從俊敗虜於蘄縣復宿州
戰城父復亳州又敗之渦河俊之立功賴德為多一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百十二
一年加承宣使敗兀朮兵於柘臯沂中為敵所敗部下
多死德以騎師擊虜斬首萬餘沂中獲免遂復廬州兀
朮陷豪州俊令沂中收復遇復被圍殿前司軍幾殲德
同高舉劉寶田中師救奪沂中出加清遠軍節度使十
二年俊在樞庭薦德為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德
乃用俊姪子蓋及親將馬立頊暉皆為統制及俊罷樞
柄德遂背俊盡罷子蓋等俊以是憾譖于朝而秦檜亦
忌其勇十五年命王權代之罷為浙東馬步軍副總管
紹興府駐劄後改湖北路總管荆南府駐劄二十四年
卒年六十八子琪

王進為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進初為張俊帳下提轄專背印隨行軍中呼為王背
印王從破李成於江西淮南屢收勇功擢為中軍統領
紹興四年陞中軍同統制五年累遷神龍衛四廂都指
揮使安遠軍承宣使選鋒統制劉寶卒進為統制至是
除池州太平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不卹士卒唯厚結
至王繼先及諸內侍以久其權士卒皆不喜之
十六日甲戌池州駐劄御前統制李顯忠加保信軍節度
使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百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一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一十三

起紹興十三年二月
盡十四年十二月

紹興十三年二月韓世忠封咸安郡王

八月金人遣使人洪皓還

九月鄭朴何彥良使于金國

紹興十四年正月金人遣使來

浙東副總管李顯忠落節鉞與宮祠

李顯忠歸朝聞其妻周氏在黃龍府繡工遣三人往取
之共許金一千兩各人奏補承信郎先以金五百兩畀
之三人果至黃龍府用籠床去其裹隔盛周氏載之于

車以行遂達江南時顯忠作浙東副總管箠橐中金得
一百兩乃以情實告于知紹興府婁昭借金四百兩遂
償金如約顯忠又陳乞各得恩澤信郎三人各補以官
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一妹在燕山府願取之顯忠別
許金三人者不願許金且曰已得金千兩矣既而又取
其妹歸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故妻止于平江用別
宅居之以再娶趙氏不容共也金人使來因奏今講和
乃有臣寮多以金銀遣人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
之不便上乃責顯忠落節戟與宮祠罷其總管存中以
顯忠獨被責而已無罪遂賂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
復用而顯忠亦閑居七年南北隔絕之久諸大帥家屬
往往得至江南如游煠糕送韓世忠妻來又張浚妻魏
氏乃群賊自京西送來

四月解潛責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臣寮言解潛及辛未宗居于平江府議論講和事故潛
南安軍安置而永宗亦改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邵州駐劄

金州縣根刷前後歸朝人發還金國

九月宋之才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趙環副之

趙鼎移吉陽軍安置

秦檜令臣寮言趙鼎罪故移吉陽安置

朱勝非薨

行狀曰靖康初金人犯順京師戒嚴公嘗使虜營往來
計事辨氣不少屈初公為鄧氏婿後十許年而夫人之
堂妹歸張邦昌邦昌既為侍從公察其人弗與交邦昌
雖執政亦未嘗造門也邦昌憾焉每當遷輒沮格及虜
犯闕邦昌唱賀議出質虜營乃請公行朝廷從之俾公
使軍前計議公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可恃
劫質不足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有
挾虜勢以恊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旨召還解
使事尋知鄭州蓋邦昌姦謀已露至是朝廷始悟公前
疏之當也未赴徙海州時朝廷建議置四道總管都副
八帥分置諸路為京師衛其詔有曰吏得辟置兵得誅

賞錢穀得以移用有警則帥都率師入衛副帥居守擇
諸班簿取前兩地從官之才者居之惟公以度僚被特
選除直龍圖閣充東道副總管置司南京公抵應天日
都總管胡直孺准詔勤王竭本道甲兵財賦以自隨所
餘疲弱不滿三百人糧食僅及旬日富室大族先已逃
避警報日急虜破都帥於襄邑徑犯南京上下訕懼人
將驚潰公奮不顧身以死誓衆踴躍先登令民負闕乘
城徇曰敢邀頌者斬改南門矢石交下公乃益勵奮人
殊死闕公躬擐甲曹與士卒同食飲夜宿城樓城者數
月徒步巡督率夜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有輿虜列
寨城西北隅若築室逐耕為持久計者攻圍殆百方公

隨宜應之輒卻虜多為疑兵公料敵精審逆知詭計屢摧其鋒踰月日東南諸路兵稍集公曰虜不足畏矣乃大啟城門從兵民樵採所部多南兵怯敵公親教授以方略用之每捷選壯士夜入虜營焚劫使之自亂常設伏兵于要害地伺其出掩擊之堅壁半載餘伏羲信威惠以為守故人無離心士有鬪志以至間諜用命虜動息必聞其初至也如入無人之境及是不敢肆前後斬獲以千計亦屢斃酋首道路始稍通江淮漕運漸至分遣邏兵明遠斥候虜不能抄掠軍食賴以濟京師再受圍已數月公數募人問道冒重圍携蠟書通奏每遣又涕泣聞諭勉以捐軀徇國親酌卮酒以飲晚所服綈袍

以衣人皆感悅不復顧死淵聖皇帝得公奏每加嘆獎始知諸大鎮悉陷獨睢陽堅守屏蔽東南聚勤王之師以圖殄寇遂除待制都總管會城破告下京師既失守諸道勤王兵疑不敢前公遣人傳報京師安耗虜騎動以慰安人心且檄率四方戮力以進屬主上開大元帥府於相州軍駐東平公日遣人詣軍門凡虜人動靜京師事宜莫不以聞時上亦倚南都為重虜人立邦昌乃為書遍抵諸道帥守一日虜以騎送邦昌使人至公集官吏發書按驗即械擊之上其書元帥府主上自鄆而西公發謁於濟州首陳羽翼大策曰今二聖北狩天人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繫天下望庶以銷弭寇

三章以盟金
卷三百三
四
覲之萌應天寔藝祖興王地宗社神靈使虜不能陷以
為殿下受命之所請亟幸之以圖大計奏疏論即位之
初宜御名始御名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
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
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夷狄
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又有大臣跋扈之患朝
廷失其柄又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又有四夷
交侵之患國家與北虜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
我乃遠交金戎為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
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戎內侵
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是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

也不然金戎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明御名思
其本凡進退人材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
一言一頓一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
義者置之則不可以弭兵保民興復大業迎還西宮矣
疏奏上欣然納用焉公為侍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
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
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
洛不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
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而大臣或沮之其言
不果行及為學士復論揚州駐蹕地既得政力論之上
深信焉令戶部約留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

祀事後當移蹕矣時相王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南渡至是上見公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之言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公以辦即上疏陳五說謂賊當擊書奏上皆施行之自再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於淮南等路各據要害以經略淮北荆襄事甚悉四年又奏言襄陽上游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得進可以殲賊而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者即命大將自沔鄂以趨又以淮西軍合勢並進以擠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責成公在朝廷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筭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餼士衆素飽皆賈勇以前豫求救於

虜虜偽兵俱來遇我師于襄鄧間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隨鄧七州之地軍聲及汝穎京洛大振先是分屯纔定即議進討而荆襄正岳飛所當取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公既授飛以攻取之畫以迄事建節又戒諸將咸使戮力捷至等級授賞其或違戾罰如軍政即日奏上罷都督府故諸將得自奮勵復飭飛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州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復平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規模先定故一舉而成功既班師授飛節旄及諸將授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公謂本吾家堂與不足言候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自用兵以來諸將强悍艱於號命公威信

三才圖會 卷三百三十一
素有所以服其心賞罰甚明故莫不聽順樂為公用之皆
皆成功於是虜始未議和蓋自上即位還使使虜者無
慮十數輩而未嘗報聘及王詡李永壽來命禮部侍郎
趙子畫館之初上命韓肖胄為使俾公擇副公言故事
副使用武臣時方艱虞不當專拘舊制遂薦松年副焉
松年入虜論難往復辭氣明辯虜為之折又聞豫兵屢
敗襄郢歸于我故纔遣報使公逆料其謀事酬應館遇
禮既甚簡而邀求一切不從二使褫氣去人情初以為
危是乃安上方親征詔公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
之方綏懷之略公慨然上疏列四事以獻無不切當制
害疏奏議者伏其精識上心善之而陰有沮之者因不

果行

勝非秀水開居錄曰靖康元年予守宋城閏十一月初
虜騎既破拱州初七日遂抵郡城前一夕予夢有執盜
於庭下者形質魁岸左目挿矢流血被體既覺頗異之
未報曉虜寇至既登城督戰虜人以大車三乘裝載芻
藁縱火逼南門賊酋被金甲仗劍往來指呼予於要地
伏弩候之果為郊用郭曇者射中酋目墜馬死正如所
夢虜知不利乃退自是經月不近南門其後得異龜于
城隍廟中大若車輪高及三尺蓋穹龜也有骨毛九條
甲色正黃如蜜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
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額眦不凡真

靈物也始置之城隍廟中郡人連日聚觀予慮其惑中
因言龜不食豈思水乎投之南湖繼又雷萬春廟有大
赤蛇盤于香爐中累日不動時或舉首人莫敢近予作
文遣吏祭之且責其賊犯城不為陰助更出異物以怖
人何也即日蛇止與賊對壘踰半年城竟獲全寔神之
助也

又曰靖康二年三月金虜偽立故相張邦昌為楚帝師
迴二聖北狩四月初范訥以北宣撫趙野以北道總管
翁彥國以東南經制趙子松以宛丘太守各提勤王兵
會于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時與留守南都亦皆得
一封其外用內侍省印不書名內只一幅云國家之變

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別都力保
鴻慶宮其末叙時令云某上予即收投書使臣繫獄以
狀繳書于大元帥府一遺史云靖康元年二月朝廷遣
張邦昌奉使幹离不軍前邦昌請朱勝非同行邦昌妻
鄧氏朱勝非妻之堂妹也邦昌請勝非行上俾勝非使
于軍前計議勝非疾趨之道中即日上疏論和議不
可恃劫質不信請大為將來之防又以邦昌所下檄榜
有挾虜勢以脅郡縣之意皆上之行將出疆有肯召還
解使事俄出之海州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七歲喪父既
除喪外氏欲奪其母而嫁之不從外氏強之母乃熏目
斷髮示卒不可移勝非總角讀書為文鄉先生稱為遠

三朝北盟錄 卷二百三十一 趙鼎傳
器年十四入郡庠十八外貢入太學踰年外上舍崇寧
四年釋褐登第累歷州縣官後除太學正歷兩任徽宗
以其久于儒官恬靜有守除祕書省校書郎兼檢正御
前文籍淵聖即位時為右司郎中嘗使虜營往來計事
故邦昌請其行

中興姓氏錄曰朱勝非字藏一聞封人也崇寧四年登
進士第善屬文靖康末胡直孺以直龍圖閣為東道副
總管軍應天府金人圍京師領兵一萬來勤王敗績被
執勝非權知應天府金人來攻勝非惶懼易衣逃匿民
間惶惶會韓世忠楊進出擊勝非復出視事示民稍安
康王開元帥府河北張邦昌僭位置書于勝非勝非囚

其使繳書于王王至濟州勝非率兵來迎至建炎初除
中書舍人後除翰林學士制誥清華士人言其才學二
年除尚書左丞又遷加中書侍郎惟諂佞阿諛迎合上
意曲奉王潛善汪伯彥備位無所建明三年潛善伯彥
罷以勝非為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值苗傅劉正彥擅
廢立勝非孤趨鼠拱行二人之意而已上復辟罷為觀
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年范宗尹薦之除江
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勝非聚兵于吉州以劉紹
先楊勅為都統制怯江州經李成所破不敢往紹興初
紹先以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御史中丞沈與求言
其逗留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居住以紹先知江州二

年願浩薦之召復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俄同都督江浙
荆淮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諫止其命復為侍讀俄除
尚書左僕射三年丁母憂卒哭日起復惟報私恩離略
無建明尤不能聽訟士民甚苦之四年金人寇淮南勝
非懼乞持餘服許之服闋還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數
月復提舉洞霄宮秦檜不喜誣之為邦昌親黨終不復
卒于湖州年六十三

十二月李光移瓊州安置

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誘光唱和說秦檜和議
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于檜檜怒令臣寮言其罪故
移瓊州安置

金人逼王倫以官倫死之

先是紹興九年王倫為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
使藍公佐副之使于金國金國留倫不遣獨以公佐還
是歲金人以倫為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
也堅辭不受遣使迫之亦不受金人杖其使人復令逼
倫倫自縊而死

中興姓氏錄曰王倫字正道開封人真宗宰相旦之後
有從橫之才少游市井群小高其能大金陷京師百姓
內亂淵聖登樓撫諭之倫乘亂徑造御前上曰誰能彈
壓倫奏臣能之上令即去彈治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
壓因自薦其材上急取紙筆親除為吏部侍郎倫下樓

以先備惡少數十傳呼侍郎往撫諭之百姓皆定何粟
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大峻奏繳其官止補修職郎建炎
二年上書乞入金國迎請二帝乃加朝奉郎金國通問
使金國方入寇留倫不遣紹興初秦檜為相遣北人招
討都監門客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遣倫回議和七年聞
徽宗及鄭后凶問遣倫同高公繪往請梓宮及帝太后
及河南州軍秦檜主其謀加倫端明殿學士樞密院編
修文字胡銓上書言金人詐和王倫賣國秦檜孫近助
之乞加誅戮進兵討賊不從九加簽書樞密院迎護官
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監公佐為副倫至京見金人兀
朮以東西南京壽春宿州亳州及陝西京西歸于有司倫
權東京留守及孟庾至倫公佐往金國獨發公佐回又
留倫不遣金國以倫為河北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
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人遣使來催之
又不受金人杖其使復令來逼之倫厚贈使人金以謝
之自縊而死年六十一世稱其忠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四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日
 金人執於秦檜檜心恨
 不悅之常密遣兵馬盜以劫之金人執於秦檜檜心恨
 憤復以陰為金房開達州安撫司統制除知辰州未赴
 改知叙州在叙州二年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云
 檜密使人酖殺之叙人皆悲哭為之罷市其部曲陳簡
 為立祠于金州陰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卒心每戰必
 鼓作忠義之氣故戰必有功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四

炎興下帙二百十四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盡十月

紹興十五年知叙州邵隆卒

初邵隆知商州幾十年值和議已定割商州為外境隆
 不悅之常密遣兵馬盜以劫之金人執於秦檜檜心恨
 憤復以陰為金房開達州安撫司統制除知辰州未赴
 改知叙州在叙州二年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云
 檜密使人酖殺之叙人皆悲哭為之罷市其部曲陳簡
 為立祠于金州陰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卒心每戰必
 鼓作忠義之氣故戰必有功云

三月敷文閣待制周金及馬觀國史扈送還金國

五月金國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嚴抑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曹汝

秦檜見嚴抑曰聞公素貧抑曰諾檜曰太夫人安否抑

曰無恙檜曰當以出疆奉頓度沾恩賚以奉太夫人遂

擬抑奉使曹汝字雷淵開封人

觀文殿學士祈請國信使宇文虛中死於金國

行狀曰公諱虛中字叔通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政和五

年除起居舍人國史院編修官六年正月同知貢舉四

月除通直郎中書舍人時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而貪功

者關邊生事不已公已有夷狄憑陵之慮嘗議備邊非

策論事無所畏憚當權者忌之除河北河東陝西宣撫

使司參謀時方興燕山之役小人僥倖引女貞夾攻契

丹不顧章聖盟好公以廟謨失策而蔡攸童貫主師非

其人將有納自焚之禍遂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

睿聖英武之畧紹宗祖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

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肯使參預機事臣被命之初意謂

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攻守形勢公贊廟謨

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勵器械轉移錢

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

嘿輒興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

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論財用多寡指宣撫使所置

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甲兵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者為主而常逸在外者為客而常勞逸者又安勞者又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天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急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絕

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慄不迫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處禮節而止耳自女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引強悍之女貞以為隣域女貞藉百勢之勝虛唱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誘也視中國與契丹挈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蒞兩闔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僇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逆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

情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勇以寡謀持重久閑安逆之
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
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萬金之產與寒
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屋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
所處汝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塞既亡雖
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其可
得乎臣之愚見竊以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
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當臣言採
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
俗永覩太平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時王黼當國見疏
大怒捃拾公以他事降為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公又

條上十一議其大畧有曰契丹昨來遣使女貞願為附
庸女貞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貞愛中國避
強悍歸仁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為存
亡繼絕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為女貞所拒南為中
國所弃收合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時割地以
為約續糧以過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牽制亦恐他日
西北邊事未有寧息之日今日為國家大計須求永久
安逆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比顧之憂費省
力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為穩便若連兵不解
征戰防托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乃過於未用兵以前
其利害不可不計又上二十議其略曰臣伏見朝廷昨

以耶律淳擅立遣兵巡邊騎卒相侵互有勝負前此屢
曾招納已於盟好有違迨王師那回雄州王介儒來尋
舊好書牒往復皆有明文其於女貞又遠近約若二虜
脫有興熾即違事不可不防所有元約女貞夾攻攸久
利害臣不敢與知今復移問涿州勾引契丹人使空牒
本差人往約女貞雖民心歸仁天道助順王師無戰可
保萬全但慮秋高馬肥賊兵或聚若只坐待意外功績
不為自治之規切恐臨事失機貽患在後且言郭藥師
可令帶同知燕山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
于賜宅緩急有用只可單騎遣行事畢使歸然今日事
機與前日不同似不可更放前去脫魚于淵恐滋後患

時朝廷銳於摧服契丹故公及守禦之策委曲詳備欲
因參幕議幸一止之議上不報然亦以公言為忠七
年七月除宣和殿學士十一月除大學士河北河東路
宣諭使公上言雲中州郡疆界遙遠萬一收復每歲應
副財用必三倍于太原又須建置堡寨關壘不下數百
處今財力匱乏何所從出屯戍軍馬係一抔直取疆界
亦信於何處那移乞罷收復之議以息中國之力尋赴
闕有旨至內殿同宰執班奏事是日報粘罕兵迫太原
上頌公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今金人兵
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公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
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然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

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
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
任之上命公就草詔公奏言臣未得旨昨晚已草就俟
進呈上令展讀公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
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
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公
再拜泣下令下人心大悅乃宣和七年罷已詔也其略
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有識者比
為陸贄感泣山東將士之詔云雄州奏郭藥師劫蔡靖
呂頤浩等降金人公與南陽公入對上謂南陽公曰今
梁方平已在濟州守橋南陽公奏言內臣主兵恐將兵

不附欲更差人為大將而梁方平副之上曰何灌見你
管軍可令團結京城二萬人同守濟州眾議粘罕兵勢
方熾河陽橋最為要害而守禦未得人欲召熙河帥姚
古秦鳳帥种師中令以本路兵會於鄭洛外為河陽之
援而內衛王室上頷公曰卿与姚古种師中如兄弟宜
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為軍前宣諭使
上曰卿不須自陝州以西可只在畿甸馳檄召兩鎮兵
兩鎮兵未至可一到河陽護橋防粘罕大兵眾議謂永
安陵寢未有兵衛護上曰此却是那宇文虛中之事可
自滑州分地分以東屬何灌以西屬宇文虛中即大河
一帶有守把而諸陵有護衛三省樞密院議二太子兵

少今大兵屬粘罕謀臣猛將皆在而所召西兵湏西陝
旬可至即未有兵將欲於何灌守河陽及護陵寢却令
公守北京及濟州公奏言粘罕兵雖盛未攻下太原又
不先下大行其來又緩二太子兵亦不下十萬既得燕
山其來又速上曰濟州不可少何灌以防二太子卿既
召二鎮兵則護陵寢用何兵公奏言京東西路及鄜延
環慶兵已邀擊金人文字到已旬日惟京西兵未團結
不若團結起發以護陵寢及滑州以西河陽浮橋旬日
可辦俟姚古种師中兵至臣却與同護京城以西上曰
如此穩當自鄭州向去至西京黃河岸一帶皆迫近陵
寢又恐粘罕兵徑由此路極可憂卿且以祖宗陵寢為

念公乞對畢即行上曰卿且召姚古种師中只今移文
入急遞公乞御前差使臣賫文字前去公又奏种師道
老將有謀今閑居長安臣與之有契分欲乞召師道同
團結京西軍馬及本路保伍於黃河岸河橋諸陵寢措
置守把訖與師道同入護京師臣只今行文字下陝西
委漕臣應副師道輕賫錢物令沿路召募人兵前來公
階辭即出門徽宗內禪淵聖即位徽宗幸淮浙南陽公
為行宮副使時粘罕以重兵太原圍閉日久公馳檄河
北諸師邀擊金人遂往河東河陽澤路間措置太行山
設守備諸處募兵並來至而二太子兵馬已從滑渡
河且元旨揮援兵並赴宣撫司童貫處時貫已隨從徽

宗幸淮浙公往陝西促姚古种師道兵馬且檄令直赴
京城應援王室不得違稟貫節制又以便宜令陽河
守臣節度澤潞西京守臣節制汜水關鄭州時朝廷遣
馬中將數千令往團栢鎮公遇之于汜水關以便宜劄
付馬忠令引兵回救京城馬忠遂由鄭州東門進兵救
京畿與虜騎遇于道士店攻之獲其首領軍聲大振先
是虜騎至城下放兵四掠至鄭州為忠所破遂將其
他小寨收歛為一西路遂通師道古及其他西兵並得至
京城無阻公亦星夜歸護京城至鄭州之東阻鈔掠游
騎不得進遂收合散卒間道以趣且移文河東帥府約
會黃河上又於宿亮以來得東南兵二萬五千人以便

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前進公與李邈相
先後行至陳州門外駐兵淵聖遣中使持御筆令公赴
關遂從門外釣上入城先是姚平仲劫寨失利西兵俱
潰金人復引兵逼城公既至福寧殿奏事淵聖宣諭陝
西援兵今已俱潰不可戰守欲遣人奉使為朕分辯劫
寨非朝廷意乃是姚平仲擅興兵兼探康王平安大臣
皆不肯行事勢危殆奈何卿可往否公再拜言主憂臣
辱臣豈敢辭淵聖泣下慰勉再三公退即往都亭驛見
虜使王為為語云不遜公依所得旨再三說諭遂送王
為出城因賫書復講議和公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
梯攻具蔽地而來公問關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

風埃烈日中自巳至申金人數次以全裝人馬注矢露
刃周匝圍繞一行皆失色公不為之動久之乃引公入
見康王于軍中蒙聖詔面諭虜人先一日堆馬草於階
前云若兩三日城中無使人來燒草為號將路允迪以
下並不全留且來攻京城今喜得大賢來適虜人來相
賀方知如此次日陪侍康王到虜帳見二太子者言語
不遜禮節倨傲公以義理遜謝之至晚虜酋復遣人隨
公將文字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金銀騾
馬之類又欲御筆畫定三鎮界至方退軍時淵聖令公
再拜奉使止令曹晟先去軍前外餘並作意度子細說
諭並不應副兼奉淵聖聖旨頒官於卿處要康王歸京

公再出城與酋長相見及張邦昌等退公獨留虜酋之
專達淵聖手書再三以理說諭遂以次日獲從康王歸
闕即拜公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
以應泰階之纏列右府洪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
武之道有異而安危之計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英
傑之佐某官志窮精稷識造幾微雅志淵深而足以與
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荐歷要塗擣藻揚
華密起鼇宮之草參疇婉畫坐談武帳之兵比資方叔
克壯之猷膺召虎來宣之命有嚴共武之服不戰屈人
之兵茲御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鄰好敏於專對卒以解
紛其參管於密庭共圖回於兵柄佇宏雋烈克亮皇威

本精神以折衝運帷幄以決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公力辭不受謂國步方艱捐軀効節臣子之分不可因此受寵數乞收還成命淵聖遣中使宣押諭以藉卿終使事在卿去就甚高而國之利害所繫強敵在邗卿何辭以違朕意即其家傳宣至數公皇懼受命自是凡三往軍前虜人約公觀回師公為送餞使是日夜分至營虜翌日早其酋遣人語云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也今特促日歸國頃之舉火為號諸營甲騎皆出遂行北去繼與虜酋相見說及三鎮公泣下不言諸酋變色言兩朝和好樞密却不喜莫是有不好底公事公云三鎮說不得哽噎教皇帝難割捨為太原

有太宗皇帝影殿保州有上皇祖墳豈忍令人家子孫將墳墓割於隣人諸酋云這事有商量時呂頤浩何沂等在坐皆聞此語公遂再三說此語云如何得箇意到本朝皇帝處諸酋云得及得回書對淵聖前開拆果有將來別有詳酌之語虜既退時徽宗駐蹕鎮江府得報宣召南陽公至行宮寢堂出公奏狀徽宗曰虛中自二月上旬三往金人寨中第一次明劫寨非朝廷之意乃西兵貪利遂止其攻城再往奉迎康王還闕并取到呂頤浩等初七日與城下為盟令印押誓書并說令退師二太子喜虛中以至誠相待初約四月一日歸國再三說諭遂肯初十日退師令虛中至日親來觀看初十日

五更如約往相見二太子帳前吹笛聲鑼步騎兵比去如飛至巳時豁然一空當日約行一程以上此事可喜
虛中口辯有智略了此一段事今巳除簽書樞密院事
南陽公頊首謝初虜人之來重兵驍將盡屬粘罕二太子者得郭藥師為軍鋒遂先至京城下及二太子退諸
公以為泰然無事公獨以粘罕為深憂乃奏陳乞厚為
隄備京畿作塘溲河北河東聯民召募忻代太原失業
人及陝西善戰者每以萬人為一軍棊布近輔大張形
勢廷臣無助者反議追擊二太子悉遣在京軍兵渡河
襲逐行整齷而粘罕已至澤潞據太行下瞰河津河陽
始大駭遂令所遣兵未得遠去且守衛王室再為閉城

拒守之計其後議者不復聞粘罕澤潞事專以不追擊
二太子歸罪執政故公罷政出知青州陞辭上密遣人
賜金帶茶藥錦綺公又論青州與金人為鄰外控海道
當措置隄備牽制州郡又上疏論京東賊盜屯聚至數
十萬東路尤被其害臣初到界首交割之後體問得餘
黨散在山谷與巳受招安之人皆未寧謚州縣所憂正
在此數月其青州以南連接大山往往數百里人烟斷
絕今本路瀕海與金賊對境比又接濱滄邊面皆通行
賊馬若不於耕桑之正忙時速與慰安人情竊慮姦人
復出為盜巳一面作奉聖旨遍牒本路又乞置騎近通
西路為一萬騎及閱習事勢飾治器甲為將來應援河

北入衛王室之計朝廷忌功者論功不已公雖已報代
上疏論當厚為金人隄備且言臣蹤跡孤危一路又稟
承乞促代者曾序之來其言鯁切並為三省所沮未
幾果以言落職奉祠時南陽公從徽宗來歸因入對淵
聖曰卿弟虛中二月初止金人攻城與二太子為誓約
說令還師豈不是社稷功虛中善料事勢欲留在樞府
而大臣堅不見聽亦是恐有伏闕之事且令作帥朝辭
出門朕遣人賜以金帶茶藥錦綺之屬更不敢令人知
却恐須要奪了南陽公頓首謝且奏言虛中近已罷帥
奉祠蓋緣言者謂城外為盟非二太子止是河北賊魁
虛中安以河北之寇作金人以冒退師之功金人自燕
中舉兵直至京邑今日乃謂止是河北之寇言者所論
如此大臣曾辨明否上曰大臣且幸卿弟不在眼前豈
復更與明南陽公出知江寧公來依之雖在閑廢亦上
疏論車駕臨幸江寧當用民兵之法措置便宜責在長
安總專其屬應干兩稅監酒並聽支用知通將官分
治軍民同為訓練其言詳備懇切疏奏不報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建炎元年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炎興下帙一百十五

起紹興十五年
十月盡其月

建炎元年

太上皇帝即位以廷議與金人三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公不勝忠憤上疏及移書宰相輔辯白其略云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騾馬遣使送誓書差沈晦為國信使奉令上皇帝出城至虜營皆是正月上旬中旬事臣是時在畿甸收集援兵至二月一日姚平仲劫寨失利虜人復攻城臣自拱州與李邈收集東南兵入援至初二日奉聖旨宣召自陳州門釣上城入對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建炎元年

三朝正史卷之五
命出城而奉淵聖聖旨明初劫寨非朝廷之意須要奉
迎今上皇帝還闕當時所與物止鞵帶四百條水銀鵬
砂十許斤適中王芮等所用別無其他自有奉使月日
可考若不分明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
消弭人言疏奏不省二年詔募能使金國者公露章應
詔有旨復中大夫乘遞馬赴闕制曰朕念二聖和鸞之
馭遠勤沙漠之征憚兩河耕稼之民久困干戈之役思
得賢士往使殊方豈無忘身殉國之人應側席拯災之
詔爾名實相稱文武兼資雅意論兵時合孫吳之妙高
才視夙推頗牧之奇蚤荐歷於禁塗遂參陪於樞筦稍
愆清議荐寘丹書茲露章於公車漸將命於絕域朕嘉

乃陳議慨然請行且復次於廷紳俾來朝於蹕輅當圖
忠報益展素懷佇爾疾驅副予臨遣時車駕駐蹕維揚
公入對上嘉獎再三欲留公公以非應詔本指且感上
知遇奮不顧身慨然請行復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
夫充國信使時虜情叵測公至虜遊被拘留始誘以富
貴終迫以昂錢公不為屈虜亦義之不敢加害公知虜
欲寇蜀遣使臣相偕潛告宣撫張浚欲其持重萬全之
舉且云江左人錢釗傳昇乃引者勿令近行在又遣使
臣楊安以礬書經文寄季弟南陽公及龍圖公嘗具奏
今在御府虜嘗遣公策偽豫公力辭不行四川宣撫司
嘗以使臣徐福狀聞副使楊可輔來歸公復以蠲書潛

言虜中事上命賜家屬銀絹紹興元年有旨以公奉使
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
嘗因遣使以金帛圍茶賜公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
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
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嘗登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
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勩宜有褒嘉錫以
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織繳分異菽之甘芳特示殊
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賴於咨謀有功見知尚期於
來諗時紹興七年也公留虜庭既久雖流離困苦然忠
義所激所遣家人書一語不及私嘗寄南陽公書略云
虜中囚繫異域生理殆盡困苦瀕死自古所無中遭脅

迫幸全素守惟一節一心待死而已終期不負社稷念
虜中遭遇主上最先衆人往日在京城外迎奉歸城中
粗彈犬馬之力今日之厄亦為國事分所當為夫復何
憾又寄公夫人書略云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
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鬚髮半白滿目無親衣食僅續惟
期一節不負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忘寤寐
俯及兒女頃刻不忘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歸又須
在數年以後兀然旅館待死而已至形於歌詩者不可
勝計其詩有曰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床合許宋人平又
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馬何時到上林又曰傳聞已築
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雖一飯未嘗忘君如此公志

欲大事就嘗與使事得歸者歛歔別且曰大丈夫身繫
異域不能効奇功報本朝願乃同匹夫匹婦之為諒自
經於溝瀆耶非吾志也時中原東北豪傑之心憤為左
衽公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以紹興乙丑與偽
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結集欲因虜酋拜天就劫殺
之先期以蠟書來告朝廷欲為之外應秦檜懷奸無狀
且忌公功在已上繳回蠟書會事亦覺公父子俱死家
無噍類時年六十有七公初諱黃中後帥慶陽徽宗御
筆改今名云師援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初廣平公既
拘留異域虜人將用之懼其以肉骨為念欲以家屬為
請廣平公密知其意因王倫使還附奏云如虜人萬一

有請願以沒賊為辭會秦檜當國主和議甚多虜人以
士大夫比留者家屬為請檜悉遣如約顯謨公方侍廣
平夫人閑居檜諭旨監司追遣老幼無一遺者繼又中
使促令就道顯謨公到闕具對劄略云道路之傳以謂
臣家屬既到即送隣邦政及螻蟻之賤無補國事萬分
之一然而嘗聞蘇武持節居匈奴十有九年既歸之後
但見因使若致金帛贖胡婦所產子還中國以嗣其世
著於信使實為中國美談伏念臣父虛中忠義自奮謀
不及身今若盡遣其室恐非朝廷所以矜恤之意况臣
父虛中元係奉使而去以一身徇國家之急即與其他
被執之人事體不同紹興七年王倫歸自金國嘗與臣

謂倫來時臣父虛中託以一事附倫口奏云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沒賊為言此語陛下又嘗知之以此驗之可見臣父虛中雖以一身持節在外未嘗不乃心王室而其家屬望朝廷主張之意乃先定于十年前豈欲臣母子顛濟於道路而遠徙於他邦哉為檜所抑竟不得對全家驅迫出境聞者扼腕嗚呼公資忠義愛國憂君出於至誠忘身殉難終始一節不問夷險初童貫興燕山之役朝廷以公叅謀公知召禍啓蒙非國家安靜之福不忍潔身自全以為高其所論諫及條上三十議大率以自治為言言雖不用而拳拳益切逮虜人渝盟兵逼畿甸公崎嶇戎馬間收合散卒移檄諸道護衛陵寢

應援京城繼將命使虜開諭禍福却圍城之師止三鎮之議獲奉太上皇帝以歸不幸中原倣擾二聖北狩公雖得罪嶺表獨抗章應詔願復使絕域公精忠自許亦可槩見矣初公嘗夢挾日以飛故有儻符他日夢尚冀反宸游之句逮拘繫虜庭至死節之日凡十九年餐毡嚙雪視古無愧公能隱忍就大事天傾地覆公志莫遂事既敗全家赴死而公之志益顯嗚呼悲夫

李綱傳信錄曰初宇文虛中以中書舍人為童貫參謀官盧溝河之敗虛中走馬及燕山奏功歸為翰林學士宣和八年秋復從貫以行金人犯順虛中同貫奔還道君以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虜騎既逼都城虛

中走宿亳間至是聞虜和乃歸上以為簽書樞密院事
故京城為之語曰一走而為內翰再走而為大資三走
而為樞密虛中既奉三鎮詔書至金人軍中自為有和
戎之功識者笑之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宣和初出師以童貫蔡攸為宣
撫使劉延慶為總帥翰林學士宇文虛中叔通參謀既
至境上虛中度事勢不可為乃以劉子示貫攸謂當罷
兵其畧云昨者耶律禧失國淳輒篡立國家以兄弟之
義不得不聞舉兵巡邊招納其人仍絕歲賜是為義舉
今天祐宗社全中國之恩威昭盛德於殊俗願諷明命
恐不可緩正宜明下詔書謂前日之役以淳篡立今淳

既亡其國無主幸災伐喪非中國之義仰邊臣按兵不
得出討仍令雄州移文對境喻以歲賜已到不知文與
何人如此可黜契丹忿戾之心寬我邊計迂延歲月得
以為備又於仁義恩威一舉兩全如女真責我夾攻亦
當喻以元約止謂耶律禧無道今彼國再易主不伐喪
義理所在人情所同雖云夷狄亦必心服貫攸不能用
叔通請康初副樞

安成之樞密宇文議燕保京記曰宣和壬寅朝廷議取
雲燕命取樞密宇文公以本職顯謨閣待制參預軍事
公馳至河北見沿邊匱乏兵備缺然兼北虜女貞異日
強不可制即上疏力言不可又貽書與太宰王黼元樞

鄭居中及其兄承旨并翰林學士趙野託承旨與野力
勸黼黻不從遂取旨命公不得漏泄章疏時師老無功
上有意中輟而契丹九大王耶律淳死國人離心黼再
主攻伐之議鐫宇文公待制命知檀州檀州在燕山西程久之
環慶關帥鄭居中薦公遂以修撰帥慶陽而朝廷又有
收復靈武之議欲命高球總其事御筆條畫攻取之計
俾公遵行公又力言不可高球自憚行事尋已而公亦
罷帥責知亳州乙巳歲公為翰林學士童貫欲取雲中
斗絕一隅縱可取亦不可守貫之黨馬御名李宗振等
陳可取之策二疏交上時蔡京當國欲從貫言公兄時
為右轄與李邦彥合謀力爭於上前京之說不勝遂畫

旨留侯至乙巳歲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失守報至中
外失色上御保和殿召問公曰不用卿前日之說先降
罪已詔以收人心人心悅則中原決保無虞上命公草
詔而公先已草成本在懷中即取進呈又列更朝政數
十事於詔本之後時上欲詔書中入政事拘於紀年賢
能陷於黨籍之語大臣亦有言不須降詔公泣涕力請
上從公言詔下人心大悅上曰卿素得陝右士心可以
資政殿大學士為宣諭使躬往陝西擇將召兵以赴國
難公以二月二十八日朝辭出京至陝西以檄文召種
師道師中姚古令各以麾下兵赴京畿而公親撫馬忠
等兵至鄭州之東遇金人萬騎欲據鄭公慮鄭破即絕

西兵來路遂令忠邀擊于僕射廟前金人大敗公又移

文諸郡及申奏朝廷聲言陝西有兵五十萬至

至者才九萬此先聲也金人莫測虛實遂領兵下寨不敢四出至

今鄭人繒公及馬忠像於僕射祠中公以丙午二月一

日回至京師城下時朝廷於正月中旬已講和金人止

俟得金帛犒師即還而李綱引兵劫寨失利無一騎還

者金人忿朝廷失約再攻京城西北隅幾破雲梯四面

交至矢石如雨城中精兵自梁方平團結五萬人敗於

滑州何灌領三萬敗於近畿失利劫寨又喪數萬人驅

市人登城市守禦不能荷戟彎弓公憂社稷危甚即入

城見淵聖於延和殿泣謂公曰救此危急有何策公言

今城中惟有禁衛市人不可出戰西兵至者未滿萬人

其餘計程頃旬日可至王師寡弱城西北隅已摧毀拒

敵未有策惟有臣以身當劫寨之事臣試冒死往說之

上曰卿且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急公即欲前去自劫

寨後金人覩使人來即殺公指甲服朝章以三省大程

官數十人從張蓋揚鞭喝宇文大資而出出城金人以

萬騎圍繞前驅已有被矢刃者公言我來計議事汝安

得殺人金人酋二太子若舊聞公名知公至即止兵引

公至帳前會食公問再攻京城之事二太子曰朝廷已

與我和因甚却來劫寨公曰我招西兵至城下西兵貪

利不知朝廷講和只知爾有金帛數十萬所以劫寨止

約不得干他朝廷甚事二太子曰是不是公曰誰人不
畏死我以不能止約西兵劫寨冒死而來以明非朝廷
之意公論議慷慨衆感其信義遂止攻城令公過往奏
之公言今日已晚俟來早入城二太子又喜公不疑留
飲至夜對公焚攻城器具翌日公對言延和殿言二太
子可以信義感動已不攻城今宗室諸公皆從上皇往
東南惟康邸為質於軍中臣取聖旨以來曰試往取康
邸還闕上許之除公簽書樞密院事解所服正透犀帶
以賜之公次日再往金人寨中力請康王還并指名取
呂頤浩等七人謂金酋曰若此事不見聽只此則死所
誓不空歸反覆至數千言金人感其意許之公遂與康

邸及頤浩等聯轡而歸公嘗謂今上在兄弟中英偉絕
人慮久留金人寨中建議親往奉迎遂為今日社稷大

功公又慮兵久不退生變二月七日又取旨說金酋趣
其退師金酋許以四月十日為期公再三陳論自辰至

二月十日二太子曰樞密不稱空我亦不稍空

金人以
虛誕為

稍諸公初十日早親來看我退師二太子又說割三鎮
事二太子曰若能固守盟約三鎮別有商量止要賦稅

公遂令二太子作誓書入此十六字於書中攜之以歸

奏之上喜甚時二太子者過師公亦及復說令報知粘

罕粘軍回至代州矣而李綱之門人皆曰前日保京城
之功只說隴西公今日却歸宇文須與掃了掃了之說

三原地畧 卷之五 十一
當時忌功語也公初與二种及姚古商議為備禦一十九事為一冊皆作畫一欲於樞府施行而同列皆言我輩在朝金人又不來何又設備禦所論率矛盾不合公爭於上前言主和者不肯設備主戰者不量力以喪師輕視敵人如兒女子豈不誤國有言官舊嘗懇公薦自代公不語至是在言路又欲與其知己位亞政府者為地抗疏力詆公皆虛言無實如誣公在雲中喪師等事公未嘗縱兵又雲中在虜境距代州三百餘里公未嘗帥太原不知何以得此語又謂公以口舌退金人之師致王師無功詆公既力兼同列見公智畧輻輳又有退金人保京城大功妬之頗甚公孤立不勝六懇外補遂

以資政殿大學士帥青社朝廷降詔令三鎮邀擊金人粘罕者復回至太原公所議備禦十九事皆不用惟唐恪間採其議而何栗慮計策行則公復用取其策焚之備禦從此而不講公所招宿將孫安節等皆誅責不用三鎮邀擊喪師金人遂以盟約終不可信攻太原陷澤潞朝廷督种師中等陷沒相繼太原以無援失守大臣親總兵皆潰散國威靡然金人再犯京城遂成北狩之禍皆輕敵寡謀妨功嫉能所致也靖康丁未三月八日圍田安成之謹記

金人兀朮殂

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年副元帥兀朮誅都元

帥捷辣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師過江復取河南
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國有叛臣結連
南宋自引領東伐問罪宋日大軍至亳郡思慮越淮橋
道阻過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
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路先行韓常
周蔡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
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
眙龜山把截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
果橋成六坐分步騎徑濟淮源占據運河擺布斥堠細
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吾因
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六勢就山為隘若此聚糧

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
恃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據守聚糧之法又觀
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隘左有
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惟
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
池涸港掘菱拾藕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驢相兼為食諸
軍飢苦之聲不忍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
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
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方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
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
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于宋若就此約請詣轅門計

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飢
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由得半
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
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又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
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為界誓
信約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點集軍馬輜重驟馬依稀
四分奴婢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机至此而不能決若能
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宋取
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衝吾守順
昌日箭瘡發作遇陰風痛連髓骨忽承詔報宇文國相
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兀謀

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帥暫歸
朝議事至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
四行府師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
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為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
太子軍東遊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
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服心于吾吾大慮者南宋近
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揚例有不協國朝之
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于汝等吾沒後
宋若敗盟推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惑中原人心復故
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術付汝等竊宜謹守勿忘吾戒
宋如兵果舉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

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廟諱安坐汴京其理未有弟與兄弟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害患無慮者一也宋君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須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歛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非理其人情又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墮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其水陸謀用才畧取江南如拾芥何為難爾爾等竊記吾為吾昔吾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

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先係雄州弓手於宣和七年累立戰功自保義即轉致修武即淮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司符付父統衆迎敵又累立戰功轉武畧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又功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宋命統衆守援河間已來遭大兵圍閉父充四城提領兼安撫司統領累奉宋朝命令統義兵收復山東河北京畿等路群盜立功轉青州觀察使又累與北兵戰敵父兵寡不敵渡江歸來遭權待制挾讎申父以群盜為名不能整雪分兵江西守候宋朝指揮蒙遣張俊統率大軍招父收約束以次將佐不得抗拒張俊父之忠義反成過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五
恐被誅戮遂率衆歸附前齊天眷元年知鄭州宣麻除
鎮海軍節度使其詞曰門下授鉞建旌式重兵權之寄
折衝禦侮元分閫外之憂思付戎麾喜獲處將宜敷渙
號顯告明廷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
識精明性資果毅戰遇強敵槩貫軍鋒弓縮二鈞矢穿
鐵騎增摧鋒陷陣之勇立斬將奪旗之功仰察天時俯
觀人世拯生民之塗炭提士衆以來歸允懷心膂之良
增重爪牙之任嗚呼賈復提衆以歸漢終成定亂之功
尉遲捨偽以從唐屢著擒賊之績擬予大將思配前人
可特授鎮海軍節度使輔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
平府住坐賜馬五十疋黃金三十斤自元帥死後未三

載貴戚爭權果如元帥所料天德二年誅廢蕭王宗本
三年又誅斬韓常周際等四十餘員內多有親立功者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炎興下帙一百十六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盡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

紹興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何鑄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臯卒

丙寅都統田師中大會諸將而統制官牛臯遇毒而歸
知其必斃乃呼門下吏及對家人語以後事翌日丁卯
卒于正寢故外人唯知臯無病而卒既而聞其遇毒或

五朝北鼎金
以為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莫不嘆惜者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該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蘇擘副之
詹大方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容肅副之
二日癸亥趙鼎卒于吉陽軍

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月
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一子至委之曰檜必
欲我死也我若不死當誅及我一家我死則汝曹無患
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
者

林泉野記曰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登崇寧五年第靖康

初解潛為河東宣撫副使辟為

廟

當公事建炎二年為

樞密院計議官除侍御史遷中丞金人南侵上幸明州
宰相呂頤浩議復還親征鼎力爭以衆寡不敵不若為
避狄之計上遂決航海之行四年累言頤浩之過罷之

擢簽書樞密院是冬罷為提舉洞霄宮紹興二年起知
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使三年知洪州兼江西安撫
制置大使頃之改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而虜犯淮
南宰相朱勝非失錯乞持餘服罷去鼎奏乞親征以督
諸將乃留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從幸平江府督韓世忠劉光世張俊進兵淮東
擊敗虜衆薦張俊復知樞密院事罷席益汪伯彥舉用

馬御名折質彥王居正晏御名復陳與義廖剛張致遠胡寅

劉大仲沈與求章誼劉世寧潘良貴范冲朱震之徒而

人心悅向五年遷左僕射兼樞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

民間之莫不以手加額昂為政戢吏愛民謙冲禮士犯

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正重伊川程氏六

經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蒙擢用去賊吏進正人一時

稱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六年劉豫寇淮南劉光世

以孤軍不敢守廬乞退師太平州昂從其請張俊往江

上督軍復遣光世還遂破劉麟浚回以昂私於光世為

奏浚又請上幸建康以圖中原昂謂自宜守未可進乃

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置大使

七年浚罷召昂復尚書因請上還臨安召用常同張九

成傳崧卿向子諲委王庶督軍政八年加特進王倫使

自虜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遂請臣之昂爭不

從乞罷乃以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

東安撫使再罷為提舉洞霄宮虜叛盟昂上言時政檜

方專朝大忌其能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

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

聞叛盟嘗有幸言上亦每街昂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

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檜怒昂不能自盡令臣僚

劾以怨望朝廷吉陽軍安置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

痛之有子四人昂既死檜撼之不置二十五年衢州通

三朝正史金
卷一百一
判汪召嗣教官莫伋希檜旨誣昂子與趙令衿飲酒誹
謗時政送大理寺欲加族滅會檜死獲免二十六年追
復昂觀文殿學士

秀水閑居錄曰紹興二年呂相頤浩秦相檜引傾儉浮
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專言
周宣王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
總兵江上制詞云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待時自
定豈興衰撥亂之圖又云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
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都省置修政局議更張法
度檜領之五月頤浩出師群小亂朝紛然競進無復彞

叙上乃覺悟頤浩至潤州兵潰不能進引疾求罷召還
八月檜貶而局廢侍從臺諫往往坐媚竈逐去余守會
稽忽除同都督軍事上章力辭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後
旬日改除參政孟庾時庾同韓世忠湖外討賊回就用
以代頤浩也九月余復相而頤浩猶帶都督余因進呈
奏言以官當罷同列皆言方防秋未可余又言庾姑存
之頤浩所領可罷三年正月余又奏適虜使來執政皆
言江上不可無應接宜待使回三月使人回余又奏始
得旨庾赴闕都督府罷是歲九月頤浩罷政四年夏初
張浚被罪陝蜀無大師言者有章云若無大師必失西
蜀六月蒙上宣諭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參政趙昂知

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如張浚故事余曰聖謨如此臣不敢不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而踰月無處分八月余以瘡瘍謁告十餘日忽奉宸翰如前旨翊日執政見訪問疾昺語余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它能制玠足矣然玠見為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余曰公意如何有所見胡不奏且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昺曰頃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方可為之余心知昺欲都督即曰偶拙病未愈未能造朝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昺唯唯後兩日再奉宸筆改命昺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是時余起復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丐持餘服昺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

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余參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昔聞玉音趙昺出使如張浚故事上曰然余又曰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令昺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余曰欲支三百萬緡半至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昺語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遷延之久郊後余得請昺果相不復議蜀帥五年春昺遷左相張浚右相並帶都督諸路軍事浚統兵往來江湖號都督行府權勢甚盛便宜行事關送三省密院奉行內外無敢違者更易大將軍移徙諸軍科歛之重以千萬計軍民胥怨浚方大言進復中原欲獨任國事七年正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月逐昂于會稽至月淮淝兵變浚貶昂復相然都督竟罷矣

又曰趙昂復相植黨益急凡克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昂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昂所善奏為臺屬戒自即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紹興八年秋昂失眷丐罷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今錄其疏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昂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官除即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昂進擬是臣非所得而知也今趙昂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之則形迹如

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昂負陛下者何事昂與同列忿爭者何語昂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昂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昂不自安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昂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耳昂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思事如昂者絕少爭權者甚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者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昂可也若但斥逐異已而遷除附已者徒為紛紛則與昂何異

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昂何顏復見士大夫哉
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則用
之昂若有負於陛下者而戒勅之昂若與外列不協則
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不可則姑留之行在
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
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者乃薄俗可嘆非祖
宗意也未罷相則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
之講筵少俟朞月之間朝政修明邊境靜謐然後聽其
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
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
天下不無竊議昂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

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
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跡涉朋附則罪何
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伏候教旨貼黃稱臣今為言
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臣所敢與昂若去位則臣事陛
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昂之去為便在陛
下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
陛下昂聞之縮頭吐舌搔首人傳以為咲昂畏臣如此
三省同奉旨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差
遣

又曰趙相昂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
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

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奇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煙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自艱難來至于菲薄鼎增倍十厚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逮省侍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支日費香直且數千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掩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物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紹興十八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王墨卿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九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湯鵬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石清副之

張杞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董先為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

董先初在鄂州宣撫司為背嵬軍統制岳飛死後召先赴行在隸步軍司為統制先與步帥趙密不協為江東副總管信州駐劄殿司楊存中憐其才常贖遺甚厚具劄子乞隸殿司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鄂州都統

制田師中乃乞先為統制遂為左軍統制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國元顏直為岐王亮弒殂

神麓記曰皇統九年四月初太白蝕月太史言不利於君將大臣作亂又有旋風從北向南吹染練騰空萬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內廷祥曦殿之側繼而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燒壁幕地衣衆人皆覩東昏震悸遂大赦天下翰林學士承旨張鈞作赦文稱迺者龍潛我宮之句猶是大怒曰龍奈我何將張鈞杖之數百截去手足而斬之東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窺覘左右近侍不辨親疎唯有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親殺

兵部尚書賽居常護衛將軍八斤廣威宿直將軍特塞定遠胙王長勝馬及其弟冀州節度使查辣子姪皆族誅之又手刃鄧王子阿木輔國兄弟二人又手刃皇后裴摩申氏并諸妃嬪以放歸宗者數輩皆賜死于家大臣戰慄待死每旦入朝與親戚相別而行駙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收國王亮廉訪參政蕭王仲武太常大卿烏達宿直將軍斡諸尚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興國奴同謀因帝醉熟睡先盜去帝側弓刀許稱宣命夜召亮等直入霄儀殿就醉寢弒帝時年三十一是夜有護衛將軍忽突者元不與謀潛見此輩入寢殿欲行大逆其東昏裸體躍起取傍側弓刀不獲其忽突先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所執鎗刺東昏于壁衆乃同時向前亂刀砍而殺之遂
閉殿門興國奴傳旨歛取護衛弓刀皆不知詳然後屏
出敦德殿門詐稱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宗賢夜半
入內遂亂刀砍殺并男子並誅之亦召右丞相曹國王
阿魯字山至則縊殺之遂立亮改號天德遲明朝諸大
臣布告天下以失道廢亶為東昏主
金國岐王亮殺其主亶自立

皇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位改元赦尚書省牒刑部
門下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
心天下大器授于太宗文烈猷代不忘先遜憑王宣命
屬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

宗族大臣叶心正救之而弗悛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
廢黜亦既殂殞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廟諱所繇
垂統推戴耿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
受命之初兢兢若淵冰未知攸濟尚賴股肱三事文武
百僚同心輔翼以底于治宜布惟新之令以弘在宥之
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為天德元年於戲
嗣守丕基休於宗祐永綏綿宇尚軫黎元咨爾多方體
予至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紹興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來報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錢愷副之

王曦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趙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韓世忠薨

韓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曰王諱世忠字良

臣姓韓氏世為延安人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
飲日已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
之其木蓋兩拱餘閔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
挽彊弓二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
間觀者瞻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校府藝獨用鉄胎
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射騎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
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
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
貫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
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
于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自守齷齪陳

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
擲首城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
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
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步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
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
軍駙馬即君兀喙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
是西邊益服王威名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
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
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立於高岡戒勿動值
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虜
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一
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隳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退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去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嚮披靡虜嘆異小卻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

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畱守宣撫使李剛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統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為剛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

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從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將所降朝京師欽宗每錫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日潛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翼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衆遂不能支防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

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懼堯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卻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闔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換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王大力李昱等所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記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

一窩峰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者抵城而不解甲
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
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
狼顧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論旨誅硬
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
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浚事等遂定授王京西等
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
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
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
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
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宣帶御器統制如故未幾

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
在時建炎三年也兀术入寇車駕幸復臨安命杜充以
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
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术兀术遂自建康取
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
舟師赴難未幾兀术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
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
以邀之先降其將鉄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
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
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
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與

三朝北史卷之百一
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木遣使通問
王亦遣使臣石皋報之約日會戰戰數百合虜約不得
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
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木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
提海艦中流南北相持接戰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木
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于佩金鳳瓶傳酒縱飲之
示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
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木語塞又
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
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
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

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日潛鑿小河三十里自
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別婦人心兀木自
割其領祭天幸風濤少休竊戴而逃王謀知其謀悉舟
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
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
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
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
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百騎振策以馳僅得其
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
木也是舉也兀木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

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
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舟師邀擊虜寇忠
勇之節遠所未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
良多所有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
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
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
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
使神武左軍都統制詔除太尉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
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
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首師捷字耶合三路兵入寇騎

兵自泗州取淮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復飛鳥太上賜
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嘆今虜氣正統又皆小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
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更切多筭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彊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
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
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
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此當
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
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
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
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
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
昔恨無死所已拔橋断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
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
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
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

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擲於是六
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
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
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
群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
吾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
襟出虜師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
全裝陷涂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
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
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捷字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
獲戰馬五百餘疋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

三朝北堂錄 卷一百一十七
木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
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戰我師皆願效
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
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
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戰
敗潰奔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
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扎曰聞卿
獨抗大敵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
朕望兀木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狗
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
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側痛

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
計有勸太上它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
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
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為此舉
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
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
耻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
持橘茗為報報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
疾馳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
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
經理中原太上賜扎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

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
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
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除改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
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殘掠邑屋皆丘墟榛
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
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爍之場化為雄都會府
隱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卻
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
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制追至金城時豫之銳
卒盡宿屯遷聖女名御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

軍既單弱而虜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蒐
輕騎五百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
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
會詔班軍王亟還道遇偽齊師劉猗率金國三路都統
太一孛董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
及兀朮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
也衆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
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屍
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扎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
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

三章北日金
卷一百一
十一
林影閣藏書

嘆然王師之出本以吊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武揚翊運功臣依前以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前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岷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傑俾緩急為應東人乃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扎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御信約卿

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師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扎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疆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冬敵人深入卿首剴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嘆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有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

三月七日錄
卷一百一
十一
林影閣藏書

三朝北史卷之二十七
便控制得宜卿當制施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
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屛於是陰謀
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器
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
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流
涕章上以十數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
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
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
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平卑屈
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
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

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
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
過當欲乞令供其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
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
出于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
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
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踈
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
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
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

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
既而兀朮戕其叔撻辣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
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行罷免以
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
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
漣水太上賜扎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
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
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
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
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
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

取劉伶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其數又遣
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故陵大寨擒
虜師郭太師偽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
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
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
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俊之師與戰於鍾離
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王還遣成閔以輕騎
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
鍾離捷聞太上賜扎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
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濠州卿忠義
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嘆何已况卿前後所料賊

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奪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扎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八月四日薨謚忠武趙雄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一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盡其日

孫觀撰公墓誌銘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各諸種數萬騎

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

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

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

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糧治器

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

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

旦擁千舟謀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鉄相聯為長綆貫一

大鈞徧授諸軍之伉健疆有力者比合戰分變舶為兩道出其背每繼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首立萬馬江上銳為救熟視躁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棹抗舟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州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臚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其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揚子一戰之捷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

於延安府兵籍標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疆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賁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謀知貴將駙馬即君兀謨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禀行

次淝河別將王淵駐兵在馬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荅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蠡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起蔓崑谷多者萬計小者屯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播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

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作賊此李公繆舉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橐鞬以從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曰屯兵要害邀擊其

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
誦之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疆胡不量彼已
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宫闕苑囿城池之大慙慙然莫相
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間有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廢
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劫塞一跌始有輕視
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
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
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
士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阪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
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
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蒐如古羽林飲飛射聲越騎之

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淮楚間公
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字董撻也擁鐵騎奔突而
前背蒐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撻其膏下稍其
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剗敵弓斗力
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絃而倒虜人
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至
高郵卒擒撻喇等具舟載俘護獻之朝自是胡人一耳
敗衄稍知沮畏雖時時小人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
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
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於人臨機制勝
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

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銳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若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字董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乘兩虎相斃之執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虜首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字董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是吾能忍垢以從使駟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

帷幄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機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馱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盡興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後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首

渠犇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
方是時也諸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
旁無虵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
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
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
范瓊輩皆以扈跋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劔戡除大
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一品為公
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
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
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公御軍嚴而有恩紀
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

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怠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
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
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見嘉歎久之間
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
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璧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為若
干卷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
將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
中流矢未嘗退血衄癰疽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
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
遺史曰韓世忠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
平時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

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癡疾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
且曰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之邪
疾益侵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賻有加遣中貴護
喪事贈通議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世忠字良臣綏德軍
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
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
不治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席三者常筭世忠當作三
公世忠以為侮已痛歐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
錢三萬緡贈之兩子隸軍中皆專為橫行世忠貧賤時
間從人賞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
馳還得銀絹賞則償之率以為常統制官党萬戰銀州

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
為世忠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又斃而
還又嘗見一酋金甲朱旗出陣旨麾意氣甚厲世忠馳
一騎刺殺之後諜知乃貴將駙馬即君兀移者大帥張
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
功不錄世忠既貴與將吏騎馬出郊喜坐于淺草中世
忠語急而聲厲每言則吐舌或以為蛇精

林泉野記曰公韓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為忠
隸焉累遷為將嘗與張俊俱破鄆賊李太于鹹河何子
威于洛大名賊于超化寺內黃賊于祁州徐靖于莒縣
張仙于搗鼓山維賊于方村并濟南賊公常勇冠諸軍

遂定河北京東之地靖康初從王淵為統制軍趙州金人入寇世忠劫其寨加潁州觀察使從淵守應天虜來攻世忠楊進等累戰破敵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為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幸維揚上甚簡眷二年率張遇陳思恭等軍于河南府世忠約翟進丁進孟世寧伐虜于永興軍三衙失期陳思恭先以後軍遁世忠敗張遇援之得免收散卒數千歸行在後加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除平寇將軍救京東戰敗亡其張遇三年虜取徐州世忠棄淮陽軍走渡江止餘兵三千它皆潰去聞苗劉廢立乃同呂頤浩入援請為軍鋒破正彥赤心隊軍于臨平上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苗劉走除江西福建制置

使率馬彥博趙竭忠趙竭節等追破于建州浦城縣統制孫世詢臨陣擒正彥傳微服竄村落為人所執送世忠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加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金人南犯世忠軍潤州虜渡江世忠退守江陰四年虜自明州還兀朮使請曰借我一路北歸舟中金帛當盡以與汝世忠曰可留下兀朮乃去以舟師戰于建康門外虜大敗斬首三千級次日再戰世忠海州無風不能行以小舟縱火我師敗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死復失所俘後改神武左軍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宥劉忠亂湖南范汝為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復建州汝為自殺遣提

三朝北史金
卷一百一十八
舉官董旼往道州招降曹成馬宥將李御殺宥以潭州
降劉忠據潭州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
忠奔劉豫為其下所殺加大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未
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三年進開府儀同三
司淮南宣撫司屯鎮江後劉光世代世忠戍世忠遣人
入城潛燒府庫光世訴于朝移屯建康世忠又欲以兵
襲其後上書寇恂賈復事以賜四年虜入淮南上親征
世忠敗虜于大儀鎮又遣將董旼敗之天長解元敗之
承洲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真州五年來朝加少
保遣將呼延通敗虜于漣水軍為行營前護軍六年改
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敗虜于宿

遷圍虜淮陽軍不能克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
揚武翊運功臣岳飛進軍京西命世忠為援遷延數月
方至淮陽七年遣呼延通王勝王權襲敗虜于淮陽然
與淮陽對壘終不能克每歲終獲一二小捷而已九年
宰相秦檜主和世忠伏兵洪澤欲劫虜使以破和議部
將郝卞以其謀密告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送虜使
還昉以告肖胄俾由淮西路而去檜甚銜憾加少師以
其兄世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主管
侍衛步軍司十年虜叛盟加大傅河南北招討使封英
國公統制王勝敗周太師鶻棘字董于淮陽又敗虜收
海州擒偽王山又遣王升王權敗之蔣家庄又敗之淮

陽統制解元敗之沂州潭城縣世忠敗之淮陽十一年
兀朮大入淮西世忠與戰濠州虜敗而去來朝除樞密
使罷兵柄世忠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千萬碩及鎮江淮
東諸庫于朝加兄世良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命
張俊岳飛選其軍于鎮江秦檜方謀去勲權累諷臣僚
言其過章皆留中世忠懼丐閑乃加太傅橫海武寧安
化節度使醴泉觀使罷十二年改封潭國公十三年進
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薨年
六十三贈太師追封蘄王將佐若王權劉寶成閔解寶
成秉節鉞登顯仕幕府若韓侂胄王渙陳桷張侁李易董
旼等亦皆至侍從帥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八

三朝北盟錄卷之二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炎興下帙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

九月巫伋鄭藻使于金國回

二巫伋鄭藻以祈請使副使于金國至金國闕下引見畢
 內殿奏公事唯正使巫伋得入虜主問所請者何事伋
 首言乞修奉陵寢虜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伋第
 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
 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
 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以待辭而歸
 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

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幸張俊第

上幸張俊第府第官吏各轉一官

十一月陳相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孟思恭副之

陳相字相之孟思恭字彥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二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孫仲鰲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陳靖副之

陳靖字彥恭開封人

李琳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后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三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八日癸亥施鉅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冀彥明副之

施鉅字大任湖州人冀彥明開封人

吳棗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彥攸副之

吳棗字少仁建康人張彥攸字汝道開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改元正元

紹興二十四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七月二日癸丑張俊薨

中興遺史曰張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視朝輟三日賜棺木襲衣以一品禮服龍腦水銀罽絰各有差追封循王厚錄其孤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後薨以其愛妾榮國夫人張氏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為章氏俊狀貌雄偉性深渾厚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

十四日丁丑幸俊第臨奠

上幸張俊第臨奠為之慟哭加幹辦官高漸李革皆右武大夫仍賜金帶

八月勅葬張俊第臨奠

勅葬張俊于常州無錫縣命延福宮使安得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張去為護葬事

林泉野記曰張俊字英伯秦州三陽人少為弓箭初從瀘州兵討南蠻有功後從梁方平累攻夏國皆先登宣和五年京東河北盜爭起從梁方平破鄆州賊李太子追至洺州大合羣盜萬人來拒又擊滅之六年破大名賊於超化寺追至內黃又破內黃賊數千七年破沂州賊三萬于沂水追至密州又破密賊徐靖於莒縣回遇賊於南樓山又破之還沂州破賊張仙於礪鼓山又破濰州羣賊于方村累遷武德郎八年濟南賊孫列整衆

十萬俊從方平討之先射中賊來挑戰者因大破於鐔
子山又破濰州羣黨于昌樂靖康中從种師中救太原
與大金戰榆次奪馬千疋及師中死俊潰圍走烏河川
虜來追俊大呼死戰斬首五百級加武翼大夫從知信
德府梁揚祖統兵謁康王於大名王問揚祖諸兵官誰
可使揚祖稱俊忠實可任王甚愛之明年李煜寇東平
府王命俊同苗傅討之至任城縣遇伏兵賴其將趙密
射退賊俊與傅擊煜大破之斬二千級加拱衛大夫徐
州觀察使王即位除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又加帶御器
械往平杜用於淮寧府又從兩浙制置使王淵招降趙
萬於潤州降陳通於杭州至婺州射殺賊何三五建炎

二年秀州軍卒徐明反命俊討擒之俘獻于行在加武
寧軍承宣使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加俊武寧軍節度使
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交兵于俱重俊不受與張俊泣
議約諸將來勤王時韓世忠軍人先為金人所敗死亡
畧盡而不能軍俊乃以統領劉寶一軍借之至臨平擊
賊將苗翊馬柔吉軍敗之以復僻功加鎮西軍節度使
數日又改御前右軍都統制大金渡江上幸温州留俊
軍守明州禦之大金兵至俊納隱士劉相如之計與之
決戰令統制劉寶先戰不勝俊用兵橫衝之而揚沂中
田師中軍戰又不勝寶兵再進與之苦戰而李質率諸
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率其兵射其傍遂大敗之

殺數千人四年兀朮又領兵至俊擊之于高橋一日數
合又大敗之然其心懼其益兵再來遂與質洪道俱棄
明州而走兀朮聞諸軍已去復來屠其城加俊檢校少
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改神武右軍都統制大金寇淮
南劉光世守潤州乞俊來援俊他托不行李成圍江州
兵勢甚盛以俊為江淮招討使命王瓌岳飛陳思恭皆
聽其節制領兵五萬往討之紹興初至洪州李成將馬
進來挑戰後堅壁不出後用飛計渡江擊之於玉隆觀
敗之至筠州進陳兵數十兩命飛與陳思恭騎兵擊之
數合不能勝俊度其已疲復率衆兵急攻之賊大敗殺
數萬人臨陣降者五萬俊懼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夜皆

殺之進走追至奉新縣之樓子莊至江州又再敗之追
至蘄州羅田山又敗之成遂殺進降於劉豫俊命飛追
張用降其衆五萬知鄂州李允文恃兵跋扈俊誘而擒
送行在加大尉四年大金兵犯淮東以俊為浙西江東
宣撫使領兵至鎮江命統制張宗顏戰于真州六合縣
敗之命其將盧師迪戰真州烏鎮敗之又戰于烏石
山敗之五年師迪戰于龍山敗之命統制王進戰盱眙
敗之其將張元戰白塔敗之進又同楊忠閔往戰于淮
河敗之降其將程師回張建壽二人又命統制高舉戰
于天長軍敗之王進高舉盧師迪皆俊之將也加開府
儀同三司以其軍為行營中護軍六年加崇信奉寧軍

節度使進守盱眙築大城以拒大金時主管殿前司楊
沂中軍泗州劉豫遣姪猷以軍三萬寇濠州俊令張宗
顏王璋會沂中往擊之戰定遠縣及李家灣大破之降
其兵萬人俊同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加少保鎮洮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為淮西路安撫使退軍建府
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為民怨九年加少傅安民靖難功
臣十年大金背盟加少師兼河南招討使封濟國公命
以兵救劉錡於順昌俊竟不出兀朮已退俊乃行命統
制米超戰永城縣米家村敗之統制王德戰蘄縣敗之
下宿州俊進兵戰城父縣敗之下亳州又戰于過河敗
之後愛惜士卒賞罰明信先計後戰故未嘗敗焉十一

年大金兀朮龍虎大王鎮國大將軍韓常領兵五十萬
陷廬和州連詔促俊率先奪和州諸軍至揚沂中亦以
軍來救遣沂中同王德戰含山縣昭關仙宗嶺等處屢
敗之兀朮列大陣拓臯俊時感寒疾督戰沂中輕進敗
績王德援之以騎軍橫衝其兵大敗之擒其酋長百餘
人殺其兵萬餘俄而兀朮復以重兵圍濠州俊以糧乏
退軍黃連鎮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復大金伏兵圍
之沂中大敗遣王德田師中高舉劉寶救之沂中得免
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甲光明鋒
銳為諸軍第一世謂之鐵山軍俊兵強勢重恃寵怙權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

名者甚衆宰相不敢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之才以錡戰不力飛不赴援每譖於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軍歸于鎮江府飛罷而俊獨在鎮江以為備加太傅廣國公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俊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岳飛兵初與檜酌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敗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令侍御史張邈屢言俊罪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改靜江寧武奉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上幸俊第勞之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侄子蓋為

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勅葬常州無錫縣以知內侍省張去為護喪事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為榮五子子琦子厚子顏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三德趙密皆為三公節鉞張宗顏劉寶王進馬立王瑋皆顯仕幕府若孫佑史愿詹和詹宗明却漸英温彦多為侍從帥守後賜謚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張掄副之

沈虛中字大虛張掄字材甫開封人

張士襄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說副之

張士襄字贊可建康人張說字次傳開封人陝西官公裕

之子也娶吳氏乃中宮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午鄭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大授副
之

王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王漢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檜病篤

秦檜以病勢危篤劄子乞同男熺致仕二孫埴堪改差
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病夏侯勝預知必愈謂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造宗社
元勲偉績著在旂常過吉遠矣茲微爽於節宣曾何傷

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卿其
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
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制曰太平樂與興賢共享盈
成之治王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繁眷予不召之臣
光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
庭詔爾百辟具官秦檜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
下之重而靡辭其難舉天下之言而必見於用蚤堅不
奪之師力振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鄰好
大策非凡所見咸昏動以浮言方叔克吐其猶獨秉持
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百姓之安居
不矜功業之光明復立規摹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

興禮樂而導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
已渴佇於儀刑乃命僕臣親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
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組誠請確至
詔旨莫回其寵拜於王封用歸榮於里社云云可特授
依前太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
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語唯流涕淋浪而
上亦為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燾奏
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宣賜本府幹
辦官丁襪金帶一條已時駕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

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命義臣子之戒
敢竭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中謝伏念臣
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
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寮奉懲斷
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
於常度雖歷九死而未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微廟之
尺書破偽齊之三策身居營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

三朝正史卷之三十一
旋與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
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
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王音常許其無
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上遵成筭復建中興惟
聰明睿智之絕倫蓋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
於伏節之初修睦休兵尋盟於秦凱之後是謂樂天以
保天下繼伐以卒伐功居然寧親以寧神闕兩神字盈城而
盈野德之盛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
期畢命覩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力疾以
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
於孱軀天步迺臨於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

言願愚臣之遇之若斯雖舉族靡捐而曷報而臣上負
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肓命垂畧刻闕廷注
想難瞻穆穆之光龜鼎安安尚抱拳拳之懇念籲天而
靡逮恐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義或有取伏望皇帝陛
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
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懽盟深恩社稷之大
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亂為著龜以賢
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
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
實深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
有心敢忘城隍之策報君無路尚懷結草之忠

遺史曰初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佗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佗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與政事備負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通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侯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

不以為榮自劉光世薨其建康園亭併以賜檜檜性陰密乘輻馬或默坐常嚼齒動腮謂之馬嚼相家謂得此相者可以殺人内深阻如崖穿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通饋送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送無虛日内庫偶闕腦子上一日要腦子求之於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開緘而匣内有書題名銜乃廣西經畧方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謂御前未嘗有此片白腦子檜每生日四方獻壽香者金玉勸盞為不足道至於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為侑如符行中鄭藹在西川饋送不可計雖空書亦於書匣中用金獅子二枚坐書几獻投書啓者以臯夔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或初為宰相加興

二年罷御筆付纂密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為宰相加
太師封益國公時密禮已死檜乃進劄乞於密禮之女
夫謝伋之子家收取御筆焚毀其文曰臣仰伏陛下昨
自軍興之初為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輿和好因以
上格天心中興國祚所謂後其身而身先無以天下為
者可以託天下也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
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徇國萬一近
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
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議者選
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劄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
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不當相

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錢絹至
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以
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
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
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
欲攘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
中人纂密禮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
求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恩意凝密臣獨
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
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
臺諫擬請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克家密禮

之進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獨願浩所私昵非陛下所眷注也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以其人闖葺凡下縉紳不齒不足以汙牙頰姑置度外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密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貼黃克家初受偽命其子伋對所親厚言它日伋等柰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自全

以至今日克家受願浩勝非之援再至經筵曾無幾時乃是奏言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以窺陛下其敢為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鑒奉聖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君子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檜每御生朝錫賚踵道賜教坊樂佐酒有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其子嬉笑聲微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使人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謂檜歎其子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乞置益國官屬雖不行亦不加罪王循友乞加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唯以目相視

靖康小雅曰公諱檜靖康二年金國二酋既曰遣吳玠
莫儻入趣立異姓議未決聲言將縱兵屠城中外危懼
士大夫震慄顛倒遂有張邦昌之請公為御史中丞毅
然獨陳于虜以謂主上仁孝聖明天下歸心廢非其罪
豈計之得也願速反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異姓有死
而已二酋憑怒致公軍中執之而北時終始不肯立異
姓者孫傳張叔夜與公三人而已嗚呼士之所事外則
君內則父父既不可易獨君可易耶且胡人席其破京
師之威以迫憂恐垂死之人自以謂唯所廢置莫我違
也縉紳既靡然奉承風旨之不暇以偷其生况敢關一
其心以攻其失哉公儒者也內激忠憤不顧其身惟義

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今於公見
之詩曰天崩地陷革我洪圖孰敢爭之維時醇儒祈復
明辟義在捐軀猛虎垂涎遂將其鬚驪龍不睡乃探其
珠身仆沙漠名振九區

中興姓氏錄曰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
州安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
聞名生四子檜其第三也政和五年何桌榜登進士第
為密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
中宏詞科李邦彥薦入館職後除監察御史靖康初嘗
使于大金回除右司諫代陳過庭為御史中丞大金陷
京師取徽宗淵聖北去欲立張邦昌立命御史臺疏其

功德檜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立皇親內不預背盟者一人及連衍乞立張邦昌之文檜不肯書大金乃取詣其軍由是世稱其忠在大金也為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檜至漣水軍賊丁禩寨諸將多曰兩軍相拒豈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追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曰此是宋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軍誅矣宜送之朝禩乃命安道由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為便光世送之朝士民間檜來皆

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除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召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為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及呂頤浩至俟命一月上卒用為左僕射檜心不喜陰結明黨以自助引翟汝文參知政事汝文公言天下人知檜真大金之姦細必誤國矣汝文公罷去又遣大金招討都監門客通書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倫南還議和頤浩薦朱勝非綦密禮謝克家入朝徃徃言檜之奸上悟罷其相乃落職仍諭朝廷終不復用書其罪付密

禮作麻力詆之并其黨胡安國程瑀江濟劉一止張壽
吳表臣皆罷之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命知温州碌碌無
治聲張俊為相上幸平江府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
入使備員乃除行宮留守次年春召為樞密院檜亦無
所建明奉浚而已八年召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同
趙鼎秉政會王倫高公繪自大金還來許還韋太后刑
皇后及河南縣州檜力主和議鼎不以為然乞罷去檜
遂專政樞密編修胡銓言和議非策乞斬檜及王倫以
謝天下上怒黜銓而和議定許大金歲幣錢五十萬足
命王倫交故地以請太后皇后盡得江南州縣而大金
渝盟王倫太后皇后亦不還檜知僧道太冗不貨度牒

暗伏其弊使民知務本呂頤浩已病檜懷憾不已召為
兩京留守頤浩激憤而死後命台州發其家私暗事盡
貶其諸子一家破矣趙榮以宿州降命縛還大金已絕
中原士民來降之路世哀榮之忠而覺檜之心矣參知
政事李光言檜所用皆親戚畧無公道與檜相爭而罷
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寇復河南州縣士民歸咎于
檜檜傲然不肯退上亦眷之不衰檜欲慰人心乃命諸
大帥出岳飛韓世忠張俊劉錡皆奏追還不使深入又
懼諸將怨之濫賞以官又誣趙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
稍端正如范冲王居正張九成輩盡逐之揚沂中濠州
敗績殿前司兵幾盡檜利其謬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

以慢軍勢檜鄉人范同議諸將帥多握重兵檜用其策而逐同居筠州貪其功於已檜加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俄又加少保冀國公忌劉錡謀深重兵因與張俊不協乃罷其兵使知荆南又忌岳飛忠勇亦與張俊不協罷其政又誣其反殺之於大理寺天下怨之三軍解體大金遣莫將韓恕回檜又再主和議割唐鄧商泗州以獻大金倍添歲幣之數又誣李光然言責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張俊方知福州檜忌其名而罷之大金還徽宗鄭后邢后梓宮及韋太后上大悅加檜太師屢賜玉帶檜初欲罷諸帥兵乃厚結張俊俾為樞密使盡護其軍又專主武臣差注及事成命江

言俊罪而罷之由是朝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昏庸佞者則不得仕官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檜徒封魏用兄梓為翰林學士終資政殿學士第櫟及妻兄王暉王會皆為兩制王鞬王曆等皆居撫州恃檜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以其子燾為狀元俄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後除樞密院加少保嘉國公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以其孫埴為狀元上覺自選張孝祥為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及其親戚故舊而已不畏公議傲然自恣大金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金內弱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嚴衢信處務安建等州前大水士民溺數百

萬檜隱而不奏有開言者必罪之再誣趙鼎怨言安置
吉陽軍而死後慧星見檜不乞退康與之言慧不足畏
檜特改宣教卽擢用之又忌張俊落其職使居連州頗
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改封益國公
別築大第窮土木之麗以賜檜武臣乞差除恩賞檜尤
惡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
十以激軍中使無鬪志人人思亂士民詞訟畧不省覽
殿前司使臣施全候檜肩輿于市刺之不中自是列五
十兵持長挺自衛忌胡寅忠梗誣其罪安置新州又安
置李光昌化軍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子
檜不欲宗強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

俟親子乃立上見江左小康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陰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闖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
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錢專徇帝嗜故帝眷寵無比命
中使陳瑛續理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通十九
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
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
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萬侯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
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
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
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
得兩府者不以為榮其任將帥必遷奴才統兵有其謀

恐有起兵問己之罪故諸帥皆貪汚士氣不振初見財
困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困重餓
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
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
歌頌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
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欺天子耳目諫官匪人
畧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家建康園併以賜檜
又張俊薨其房地宅繕日二百千其家獻于國檜盡得
之性陰險如崖穿深阻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吏畧不
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
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

賊汚不法為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
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為壽歲數十萬家富于左
藏數倍待四方士不如草芥自謂必享壽百年然後傳
子非天崩地陷人無所如之何二十五年冬忽病危困
十月上臨問之檜已昏默不省次日卒年六十四方士
民皆歡慶封建康郡王致仕其子熈尤恣橫不學聞檜
死置酒大喜其黨董德元曹泳等謀薦熈即相位上久
知檜跋扈祕之未省乃賜熈少師致仕諸孫在外宮祠
再贈檜申王護喪以葬江寧繼而臺諫滿鵬舉往往言
其姦逐其親曹泳鄭億年王會等于嶺表諸親王昉等
數十人皆罷竄之

秀水閑居錄曰紹興改元范宗尹獨相方三十許歲自謂有其氣而政事殊未練也方群盜擾五七郡小盜擾三兩郡於是公然剽掠民力竭盡皆渡江縱劫又於松江場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州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又欲治崇寧大觀以來濫冒恩賞條目寔繁謂之討論人皆以為非獨叅政秦檜力贊之命既下叅政李回非次改官諸大將皆嘗隨童貫被賞並合貶削必邊死事之人所得恩數亦合遣奪物議喧甚檜復以此擠宗尹遂罷相揆席久虛檜欲得之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問何以不言曰今無相不可行也未幾檜果相次年植

黨以排呂頤浩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東河北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令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詡來聘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為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為取數千緡贖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南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於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逮其輔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

從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鄭相居中京師人族叔紳者開酒肆俗云正店負官錢

禁錮開封府其家窘甚妻離去改適張蘊女入端王府

至元符末徽宗即祚鄭氏立為妃紳驟貴居中亦進焉

崇寧四年居中為內翰是年冬星變蔡京罷相五年居

中探知徽宗有復用之意頗為延譽京師賜第建閣以

君臣慶會為名居中作上樑文曰丘壑未應容謝傅袞

衣行見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風來解愠更無箕舌巧為

讒其迹合類如此大觀改元京復相居中除副樞以椒

房之故朝論不與即除資政殿學士未幾再除知樞密

院繼拜首相於是賜第建閣寵冠廷臣兩子皆為從官

薦人徑登要近權勢之盛亞於蔡京自崇寧大觀以來

宰執子弟例作從官居中長子曰修年次子曰億年億

年思所以自別假手於門館孫謙亨獲與薦名既赴大

比試居中相位差試官多其所親知舉王安中李邦彥

宇文虛中參詳檢點官莫儁黃穎張志季質李舜由輩

皆是也余時為太官學例差入院引試日億年謙亨並

案而坐以便傳授巡按官亦其所善嘗有一二員守護

慮為兵卒所糾也庭中士人廡內試官無不扼腕既考

校儁穎等曰詣諸位搜訪億年程文既得之即送知舉

三公折號億年名在第九余即就取試卷閱之議論絕

尋常惟策三篇粗有可取亦在去留之間每道頭尾各

用祖宗故實一事疑即暗號也榜既出物議殊不平臺
疏論之有旨取程文看詳則試卷已不見議者益喧又
數日得於試院井中污損不全又有旨令進入仍降手
詔稱其文理會在高第且獎論居中有義方之訓恭惟
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於居中父子億年即授
祕書少監遂造法從其後居中丁憂罷相復領密院薨
于位贈以王爵恩禮寵數哀榮始終冠絕古今以君臣
施報之義論之億年兄弟當如何哉建炎四年虜騎渡
江億年被執北去逆僭豫立即臣事之為戶部吏部侍
郎戶部尚書遷除執政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紹興九
年虜既廢豫以河南地來歸億年召還時宰秦檜者王

仲山之婿也億年母即仲山親姊檜子燔復娶修年之
女至是頗佑之初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
參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為不可乃止後數月光罷政
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
侍從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
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預其深謀而所謂機謀者欲滅
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宗社而為劉氏家國
也欲吞併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
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
既復兩京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
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均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保佑之力欲貸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
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均流岸表而均被
極刑焉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詠億年之事
劉預親於張均之事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
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12

